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与区域比较

朱德全^{1,2}, 曹渡帆¹

(1.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更是职教强国的重要工程。本文以 2022 年全国 30 个省份(市、自治区)有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 TOPSIS 法进行测度分析与区域比较。研究发现:从地区差异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样态。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在教育投入、教育质量和对外开放上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职业教育相比于西部地区在教育投入、教育质量上有一定优势;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上占据优势。从省际差异来看,依循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省份、发展型省份和后发型省份三种类型。其中,发达型省份稀缺、发展型省份较少、后发型省份居多。另外,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关性显著。基于此,要依循空间治理的逻辑,通过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投入的统筹协调机制,设计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差异化发展模式,构建职业教育发展的跨省协同共治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路径,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关键词: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现代化;区域职业教育;区域比较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4)05-0003-12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1]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做出一系列部署,特别提到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2]。教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教育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要达到的高层次水平,反映了未来某个阶段的教育形态转换活动^[3]。为加快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早在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就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4]的目标。“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迈上新台阶,从“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5]。《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理想蓝图^[6]。在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包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意蕴,也开始逐渐显露自身教育发展的特色与本色,凝聚着教育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智慧^[7]。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JZD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德全,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曹渡帆,男,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学。

教育类型,其现代化水平是衡量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及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对教育强国建设意义重大。伴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逐渐迈向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描绘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样态,进而扎实走好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下一步。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其主要通过职业教育形态的变迁体现出来^[8]。“任何现代化探索都会呈现出独特的现代化话语”^[9],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分阶段逐步进行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十四五”时期,国内学者开始集中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在概念内涵上,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一方面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造福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具备世界各国现代化特征又兼顾中国国情的现代化^[10];另一方面被视为是中国职业教育在理念、规范、制度、结构、文化等维度上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变迁过程^[11]。在目标定位上,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要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还要前瞻性地引领 2035 年国家现代化的实现^[12]。具言之,这些目标就包括:实现职业教育公平^[13];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体系^[14];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15];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16];改革招考制度^[17];提升社会服务能力^[18]等。在时代特征上,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表现出高度适应性、深度融合性、体系开放性、资源互补性、目标共生性^[19],以及一体化、类型化、开放化与大众化的特征^[20]。然而,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其中,区域差异就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难题^[21]。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区域之间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短板^[22]。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东、西部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在加剧,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23]。因此,有学者指出,要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就要区域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24]。可见,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描绘离不开对“区域”的关注,聚焦在“区域”上才能进一步摆脱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已有研究极大地深化了本研究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本身的理解,且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与分析目标提供了理论考量。但是,目前国内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没有针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构

建系统的指标体系,难以真实反映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很多研究都是从理想层面构想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图景,却少有研究基于区域差异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然样态进行考察。这间接导致学界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项目面临着评价领域不全、主观色彩浓厚、结果可比性较差等问题。那么,不同区域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情况如何?呈现什么样的空间发展格局?不同区域有什么样的优势与劣势?怎么样才能让不同区域的职业教育整体实现现代化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努力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进行全面度量,意义重大。

二、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指标构建

现代化既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社会持续优化的理想状态^[2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26],蕴含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外源催生走向内生成长、从单维高速度走向全面高质量的意蕴^[27]。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之根与实践之基^[28]。基于此,本研究将在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要求、已有文献成果和可获得的数据构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设计的理论依据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指标不仅要体现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也要满足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还要有利于发挥指标的导向功能^[29]。一般而言,国际层面,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权威机构提出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均将教育投入、教育参与和受教育机会、教育成果及产出纳入其中^[30]。然而,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指标不能被视为评价教育现代化的“万能公式”。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特定时期和地位,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必须采取一定的运行方式,设计特定的发展速度,实现特定的赶超目标^[31]。

当前,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分别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2.0建设行动等10个维度评价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等要求。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从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等维度设计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点工作。在政策导向下,不少学者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展开了初步探索。朱德全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包含教育融通、产教融合与校地联动三个向度^[32];庄西真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多元体系的互通互融、多样区域的均衡发展、多维共进的办学格局和多边共赢的国际品牌^[33];祁占勇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包含了院校布局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受教育机会平等维度^[34]。杨文杰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构建应重点关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学生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发展、国际影响力等^[35]。

综合来看,学界对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分析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仍有不足。一方面,在评价指标的构建方法上,多是以形而上的思辨研究为主,而采用综合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在评价样本的选择上,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相对发达地区(成渝双城、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展开,缺乏对全国层面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探讨,不能获得全面综合且具有区域可比性的评价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情况、国内外关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出发,参照党的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精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以及已有研究成果,兼顾相关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与可获得性,初步构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

体系。

(二)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设计的内容框架

基于前期工作,本研究按照数据的全面性和可得性原则,确定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即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教育机会、教育投入、教育质量、对外开放、体系融通五个指数的综合表现。

从教育机会而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更多体现了一种共享发展的理念,在教育领域反映为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36]。教育机会不仅能反映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机会供给情况,也能反映教育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程度,包括入学机会、受教育过程机会和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等^[37]。《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政策文件也都提到进一步扩大继续教育、职业教育招生的目标。因此,职业教育的机会普及水平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为了使教育机会指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择了招生增长率作为二级指标,将高等职业教育本专科招生增幅作为监测点反映职业教育机会普及程度。因为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反映高职学生的入学率,又能反映中职学生的升学率。

从教育投入而言,教育投入对教育结果有直接影响,是支撑推进教育公平和国家经济社会持续性发展的引擎力量。同时,教育投入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38]。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班级规模、物质性投入等都是衡量教育投入的重要指标^[39]。因此,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保障条件。为此,本研究选择了人力投入、财力投入与物力投入3个二级指标的6个监测点反映职业教育投入的保障力度。

从教育质量而言,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高质量”是“十四五”规划构建教育新格局的重要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40]。尽管当前并没有衡量职业教育质量的具体指标,但不同学者分别从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开放发展指数、共享发展指数等维度进行了设计^[41]。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学生培养质量、教师队伍质量和科技创新质量3个二级指标的9个监测点反映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

表 1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方向	权重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	教育机会指数	招生增长率	高等职业教育本专科招生增幅	%	正向指标	0.0221
			高等职业教育生师比		逆向指标	0.0090
		人力投入	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		逆向指标	0.0089
	教育投入指数	财力投入	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万元	正向指标	0.1781
			中职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万元	正向指标	0.0436
		物力投入	高等职业学校生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生	正向指标	0.0228
			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生	正向指标	0.0269
			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	%	正向指标	0.0107
			高等职业院校用人单位满意度	%	正向指标	0.0149
	教育质量指数	学生培养质量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项	正向指标	0.0472
			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	正向指标	0.0347
			高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	正向指标	0.0235
			高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	%	正向指标	0.0132
		教师队伍质量	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	%	正向指标	0.0587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项	正向指标	0.0989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项	正向指标	0.0634
			接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	人	正向指标	0.0830
	对外开放指数	国际交流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	人	正向指标	0.0887
		国际输出	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数	个	正向指标	0.0840
	体系融通指数	横向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在校生规模比	%	适度指标	0.0231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在校生规模比	%	适度指标	0.0166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招生比	%	适度指标	0.0164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	%	适度指标	0.0071
		纵向体系	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规模比	%	适度指标	0.0045

注：本表所有的原始数据为 2022 年的截面数据，表中的指标权重系数由熵权法得出。

从对外开放而言，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全面提速，职业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战略不断推进^[4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列为重点改革条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都明确提出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等要求。为此，本研究选择了国际交流和国际输出 2 个二级指标 3 个监测点反映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程度。

从体系融通而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4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通过对“职普融通、内部贯通”的要求，构建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具体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等具体要求。具言之，在横向体系上，重点在于解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在纵向体系上，重点在于解决中、高

职业教育衔接不顺畅；中、高职业教育质量与规模不均衡；中、高职业教育体系架构不完善等问题。为此，本研究选择了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 2 个二级指标 5 个监测点反映职业教育体系融通程度。

（三）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1.数据来源

鉴于西藏自治区有部分数据缺失，本研究主要统计了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本研究所获取的测算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点：一是教育部官网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二是《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国家层面官方统计的宏观截面数据；三是全国各省份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

2.测度方法

熵权法采用信息熵确定不同指标权重，能够有效规避人为因素影响，相比于传统的德尔菲法具有客观

性、操作性、稳定性较强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选择了熵权 TOPSIS 法测度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首先,采用熵权法对 30 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的 24 个基础指标进行赋权,通过指标加权计算得到分项指标指数。其次,根据 TOPSIS 法对 30 个省份的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分别构建由 30 个省份的 24 个基础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构成的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计算每个省份与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的欧式距离,根据与最优向量的接近程度和与最劣向量的远离程度作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为消除不同测度指标在数量级和量纲方面的不一致性,对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Y_{ij} = \begin{cases}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 \\ 1 - \frac{|X_{ij} - \text{best}(X_{ij})|}{\max|X_{ij} - \text{best}(X_{ij})|} + 0.0001, X_{ij} \text{ 为适度指标}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X_{ij} \text{ 为负向指标} \end{cases} \quad (1)$$

上式中, i 表示省份, j 表示指标, X_{ij} 表示 i 省份 j 指标的样本数值,其中 $\max(X_{ij})$ 和 $\min(X_{ij})$ 分别表示 X_{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text{best}(X_{ij})$ 表示 X_{ij} 的理想值。

第二,对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中各观测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m 为研究对象样本数):

$$P_{ij} = \frac{Y_{ij}}{\sum_{i=1}^m Y_{ij}}, i = 1, 2, \dots, m \quad (2)$$

第三,计算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各测度指标 Y_{ij} 的信息熵 E_j :

$$E_j = -\ln \frac{1}{n} \sum_{i=1}^n \left[\left(Y_{ij} / \sum_{i=1}^n Y_{ij} \right) \ln \left(Y_{ij} / \sum_{i=1}^n Y_{ij} \right) \right] \quad (3)$$

第四,计算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各测度指标 Y_{ij} 的权重 w_j :

$$w_j = (1 - E_j) / \sum_{j=1}^m (1 - E_j) \quad (4)$$

第五,计算各省份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的综合指数值 F_i :

$$F_i = \sum_{j=1}^n w_j Y_{ij} \quad (5)$$

第六,构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 R :

$$R = (r_{ij})_{m \times n}, \text{ 其中, } r_{ij} = w_j \times Y_{ij} \quad (6)$$

第七,根据加权矩阵 R 确定最优方案 Q_j^+ 与最劣方案 Q_j^- :

$$Q_j^+ = (\max r_{1j}, \max r_{2j}, \dots, \max r_{mj})$$

$$Q_j^- = (\min r_{1j}, \min r_{2j}, \dots, \min r_{mj}) \quad (7)$$

第八,计算各测度方案与最优方案 Q_j^+ 与最劣方案 Q_j^- 的欧氏距离 d_i^+ 和 d_i^- :

$$d_i^+ = \sqrt{\sum_{j=1}^n (Q_j^+ - r_{ij})^2}$$

$$d_i^- = \sqrt{\sum_{j=1}^n (Q_j^- - r_{ij})^2} \quad (8)$$

第九,计算各测度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对接近度 C_i :

$$C_i = \frac{d_i^-}{d_i^+ + d_i^-} \quad (9)$$

其中,相对贴进度 C_i 介于 0~1 之间, C_i 值越大表明该省份 i 的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越高;反之,省份 i 的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越低。

三、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区域比较

(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区域图景:“东部高、中部平、西部低”的区域差异^①

从相对贴进度和现代化指数这两项数据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呈现出“东部高、中部平、西部低”的区域差异特征。如表 2 所示,从相对贴进度的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最高(0.2618),中部地区居中(0.1942),西部地区最低(0.1398)。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最高(0.2975),中部地区居中(0.1916),西部地区最低(0.1522)。不管是在相对贴进度或现代化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上,东部地区都超过全国平均值(全国相对贴进度平均值为 0.1986;全国现代化发展指数平均值为 0.2138),而中部地区略低于全国平均值,西部地区距离全国平均值差距较大。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排名,可以发现相对贴进度越高的省份基本上现代化发展指数排名也越靠前(如图 1)。

地处东部地区的江苏省是全国 30 个省份中职业教育现代化相对贴进度最高的地区,为 0.5282。这表明江苏省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各项指数都相对更接近于最优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 年的统计咨询答复: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本研究将东北地区纳入东部地区,沿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划分方法。

表 2 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职业教育现代化
发展指数相对贴适度及其排名

区域分类	地区	正向理想解距离	负向理想解距离	相对贴适度	排序	现代化发展指数	排序
东部地区	北京	0.2350	0.1121	0.3230	4	0.4170	2
	天津	0.2158	0.0942	0.3040	7	0.3112	7
	河北	0.2486	0.0511	0.1706	13	0.2125	13
	上海	0.2569	0.0807	0.2391	11	0.2565	9
	江苏	0.1824	0.2042	0.5282	1	0.6659	1
	浙江	0.2205	0.1107	0.3342	3	0.3856	3
	福建	0.2537	0.0669	0.2087	12	0.2258	12
	山东	0.2214	0.1003	0.3118	6	0.3509	5
	广东	0.2222	0.1055	0.3219	5	0.3477	6
	海南	0.2722	0.0309	0.1019	27	0.1058	27
中部地区	辽宁	0.2686	0.0507	0.1587	15	0.1748	17
	吉林	0.2328	0.0752	0.2443	10	0.2397	11
	黑龙江	0.2701	0.0505	0.1575	16	0.1738	18
	山西	0.2725	0.0319	0.1047	24	0.1232	24
	安徽	0.2616	0.0384	0.1280	20	0.1569	19
	江西	0.2665	0.0350	0.1162	23	0.1320	22
	河南	0.1742	0.1871	0.5179	2	0.3679	4
	湖北	0.2627	0.0437	0.1427	19	0.1761	16
	湖南	0.2542	0.0469	0.1557	17	0.1933	15
	内蒙古	0.2695	0.0387	0.1255	21	0.1543	21
西部地区	四川	0.2447	0.0811	0.2490	9	0.2486	10
	广西	0.2554	0.0440	0.1468	18	0.1564	20
	重庆	0.2330	0.0776	0.2499	8	0.2740	8
	贵州	0.2698	0.0278	0.0934	29	0.1014	28
	云南	0.2713	0.0377	0.1220	22	0.1099	26
	陕西	0.2554	0.0495	0.1622	14	0.1980	14
	甘肃	0.2708	0.0316	0.1046	25	0.1241	23
	青海	0.2734	0.0314	0.1031	26	0.1004	29
	宁夏	0.2714	0.0286	0.0953	28	0.1151	25
	新疆	0.2752	0.0258	0.0857	30	0.0921	30
全国平均值		/	/	0.1986	/	0.2138	/
东部地区平均值		/	/	0.2618	/	0.2975	/
中部地区平均值		/	/	0.1942	/	0.1916	/
西部地区平均值		/	/	0.1398	/	0.1522	/

解。紧跟其后的是地处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相对接近度为 0.5179，排名第二。近年来，河南省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大力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2019 年，河南省被国家批准为首批试点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省份之一；2020 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河南省以 15 个总奖项的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梯队；2021 年，教育部和河南省共同决定推进技能社会建设，把河南省打造成技能强省^[44]。在此背景下，河南省的职业教育在中部地区脱颖而出，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典范省份。位处东部地区的浙江、北京、广东、山东、天津等省份的职业教育依托着优渥的资源红利和区位优势，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动能，相对贴适度分别位列第三（0.3342）、第四（0.3230）、第五（0.3219）、第六（0.3118）和第七（0.3040）。位处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两省，在相对贴适度上分别位列第八（0.2499）和第九（0.2490），是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领头羊”。事实上，自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区域战略部署以来，成渝两地就依托政策红利展开了全领域、多维度的区域合作，两地职业教育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合作中走向纵深发展、一体化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在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经费投入、国际化发展等方面都得到大幅度改善与提升，最终促成两地职业教育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形成^[45]，其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处在了奋起直追的态势之中。

以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均值（0.2138）为基准，东部地区 13 个省份中有 9 个省份超过全国平均值；中部地区 6 个省份中只有河南超过了全国平均值；西部地区 11 个省份中只有重庆和四川超过了全国平均值。足以证明，在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居上。

(二)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区域优势比较

尽管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呈现“东部高、中部平、西部低”的区域特征，但基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分项指数分析（如表 3 所示），不同区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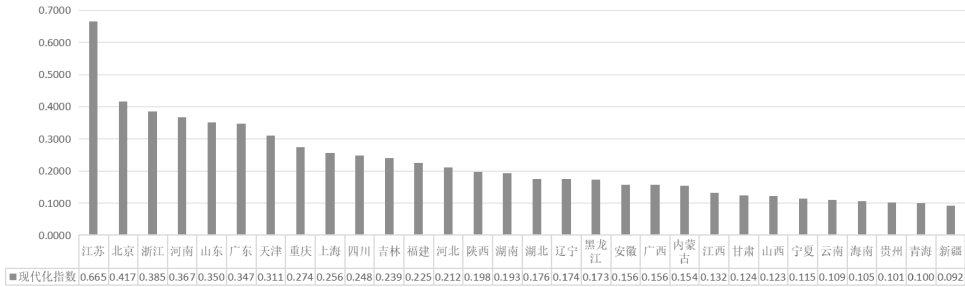


图 1 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

表 3 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各分项指数

地区分类	地区/ 指标	教育机 会指数	教育投 入指数	教育质 量指数	对外发 放指数	体系融 通指数
东部地区	北京	0.0103	0.1285	0.2018	0.0221	0.0543
	天津	0.0135	0.1013	0.1361	0.0206	0.0398
	河北	0.0146	0.0297	0.0901	0.0553	0.0228
	上海	0.0012	0.0739	0.1309	0.0124	0.0380
	江苏	0.0101	0.0480	0.3252	0.2557	0.0270
	浙江	0.0017	0.0512	0.2434	0.0656	0.0237
	福建	0.0123	0.0305	0.1339	0.0261	0.0231
	山东	0.0091	0.0372	0.1989	0.0866	0.0190
	广东	0.0132	0.0320	0.1901	0.0907	0.0218
	海南	0.0220	0.0183	0.0480	0.0022	0.0153
	辽宁	0.0116	0.0229	0.1011	0.0031	0.0361
	吉林	0.0186	0.0817	0.0715	0.0257	0.0422
	黑龙江	0.0212	0.0339	0.0753	0.0038	0.0395
	山西	0.0174	0.0329	0.0458	0.0001	0.0270
中部地区	安徽	0.0017	0.0358	0.0882	0.0148	0.0164
	江西	0.0222	0.0261	0.0503	0.0155	0.0179
	河南	0.0076	0.1937	0.1153	0.0337	0.0176
	湖北	0.0162	0.0349	0.0832	0.0123	0.0294
	湖南	0.0165	0.0324	0.0932	0.0305	0.0208
	内蒙古	0.0127	0.0443	0.0686	0.0032	0.0255
	四川	0.0182	0.0254	0.1335	0.0534	0.0181
	广西	0.0127	0.0180	0.0595	0.0556	0.0106
西部地区	重庆	0.0110	0.0273	0.1514	0.0672	0.0171
	贵州	0.0147	0.0232	0.0465	0.0104	0.0067
	云南	0.0001	0.0188	0.0585	0.0121	0.0206
	陕西	0.0042	0.0279	0.1031	0.0307	0.0321
	甘肃	0.0007	0.0333	0.0520	0.0111	0.0271
	青海	0.0153	0.0348	0.0302	0.0001	0.0201
	宁夏	0.0036	0.0375	0.0429	0.0004	0.0306
	新疆	0.0123	0.0398	0.0222	0.0004	0.0174
全国平均值		0.0115	0.0458	0.1064	0.0340	0.0252
东部地区平均值		0.0123	0.0530	0.1497	0.0515	0.0310
中部地区平均值		0.0136	0.0593	0.0793	0.0178	0.0215
西部地区平均值		0.0107	0.0336	0.0719	0.0223	0.0221

不同分项指数上都有一定优势。从教育机会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 0.0123,中部地区平均值为 0.0136,西部地区平均值 0.0107。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机会指标上差别相对较小。事实上,公平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40]。近年来,党和国家都在通过一系列行动与措施,推动区域职业教育的优质协调发展,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受教育者机会公平与过程

公平^[47]。

从教育投入指数来看,职业教育资源投入的空间格局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平均值分别为 0.0530、0.0593、0.0336。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一指标得分均高于全国平均值(0.0458),如北京、河南、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吉林等省份都远超了全国平均值,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地”,而西部地区距离全国平均值有一定差距。

从教育质量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 0.1497,中部地区平均值为 0.0793,西部地区平均值为 0.0719。可见,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已率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东部地区 13 个省份中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广东 8 个省份的教育质量指数超过全国平均值,中部地区 6 个省份中只有河南超过全国平均值,西部地区只有四川、重庆两地超过全国平均值。这些省份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省份,在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同时,可以看出教育质量指数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存在。

从对外开放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 0.0515,中部地区平均值为 0.0178,西部地区平均值为 0.0223。相比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在国际化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职业教育领域对外开放内容不断丰富、范围更加广阔。一方面,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的职业教育展开了一系列合作,推动职业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48]。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借助自身强大的质量优势,持续打造了诸如天津“鲁班工坊”、浙江“丝路学院”、江苏“郑和计划”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品牌,向世界各国传播了一系列中国职教经验^[49]。

从体系融通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 0.0310,中部地区平均值为 0.0215,西部地区平均值为 0.0221。事实上,自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立了职业教育类型身份以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便在全国层面上得到重视,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招录比例、学制层次等进行了系统设计,这确保了全国范围内职业教育体系的稳定性。

(三)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省际空间分类

为进一步将区域分析聚焦到省际层面,依据各省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测算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

果显示:在省际层面,全国 30 个省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可分为三种类别(见图 2)。第一类是江苏;第二类是北京、天津、河南、浙江、广东、山东 6 个省份;第三类是剩下的 23 个省份。

按照聚类分析结果,综合各省份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并参考已有学者依循教育现代化水平对我国各省份的划分^[50],可将这三类省份划分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发展型省份和后发型省份。从数量特征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稀缺,只有江苏省 1 个。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型省份较少,共有 6 个省份,且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后发型省份则较多,共有 23 个省份,且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见表 4)。

结合三种类型省份在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各指标上的得分均值来看(如表 5),江苏作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在各项指标上都占有大幅度优势。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型省份的共同特点是职业教育投入保障力度较强,体系融通较好,而在教育质量与对外开放上处于一般水平。职业教育现代化后发型省份的共同特点是职业教育机会普及度较高,但在教育投入、教育

表 4 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省份的区域分布

类型/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	江苏	—	—
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型省份	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山东	河南	—
职业教育现代化后发型省份	吉林、上海、福建、河北、辽宁、黑龙江、辽宁	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新疆、宁夏、云南、海南、青海、贵州、江西、甘肃、陕西、内蒙古、广西

表 5 不同类型省份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得分均值

类型/指标	教育机会 指数	教育投入 指数	教育质量 指数	对外开放 指数	体系融通 指数
发达型省份	0.0101	0.0480	0.3252	0.2557	0.0270
发展型省份	0.0092	0.0907	0.1809	0.0532	0.0294
后发型省份	0.0122	0.0341	0.0774	0.0194	0.0241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与区域职业教育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为此,研究选择了 30 个省份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将之与 30 个省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结合展开相关分析。从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关系来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处于领先位置的北京、浙江、江苏等地,其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质量、对外开放与体系融通上尚需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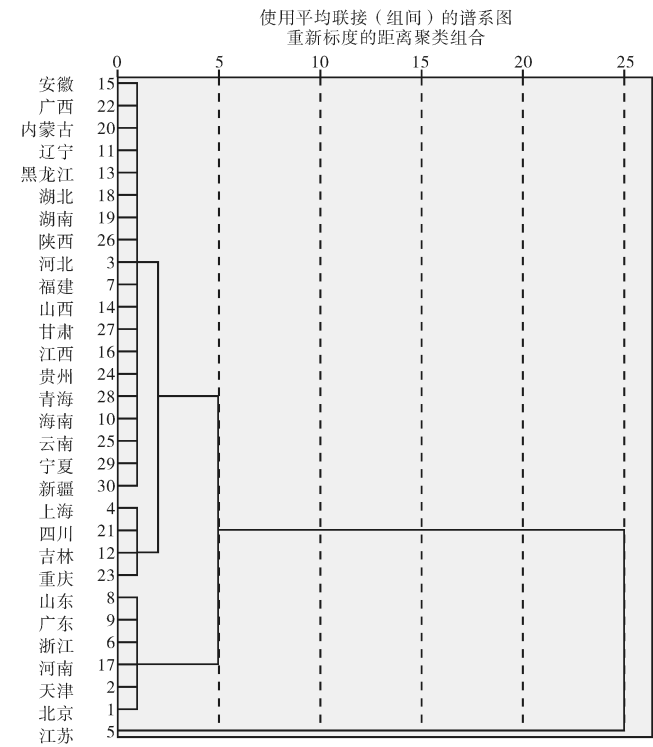


图 2 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聚类分析的谱系图

指数也较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处在落后位置的贵州、青海、甘肃等地,其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也较低。进一步展开相关分析发现(如表 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629,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表 6 2022 年 30 个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 Pearson 相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	相关系数	0.629**
	p 值	0.000

注:** p<0.01。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呈现东部高、中部平、西部低的区域差异。第二,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在教育投入、教育质量和对外开放上具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在教育投入、教育质量上有一定优势,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则在对外开放上具有一定优势。在教育机会和体系融通两个指标上,三个地区之间无明显差距。第三,在省际层面,依循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可分为发达型省份、发展型省份和后发型省份。从数量特征来看,发达型省份稀缺、发展型省份较少、后发型省份居多;从优势特征来看,发达型省份在职业教育质量和对外开放上有大幅度优势。发展型省份的共同特点是职业教育投入保障力度较强,体系融通程度较好。后发型省份的共同特点是职业教育机会普及较高,但在教育投入、教育质量、对外开放与体系融通上尚需提高。第四,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显著。

(二)对策建议

1.树立“空间共享”意识,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投入的统筹协调机制

针对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不均衡问题,要树立空间共享的意识,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优化区域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建立起灵活多样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为促进区域职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第一,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在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上的宏观调控作用。中央政府要在保障基本职业教育资源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结合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精准施策。特别是针对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中央政府要在综合考虑师生数量、生均经费水平、教育设施设备的基础上,通过专款专用加大对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职业教育的公平发展。第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型和后发型省份要强化对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责任,完善多元融资机制,主动缩小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一方面,要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意愿,主动分担更多的教育成本,完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通过产学研合作、重点项目招标、市场准入放宽、税收减免、企业或社会团体捐赠等形式,提高区域职业教

育的经费筹措能力,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入量^[51]。同时,也要采用多种方式来吸引职业教育人才资源,建立人才储备。第三,要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资源投入监督机制。要对职业教育财政性投入、预算支出和教育产出进行监测,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职业教育支出的绩效,经济发达地区要更加注重区域内城乡职业教育投入公平,打造职业教育“高投入—高产出”示范区,并利用区域职业教育对邻近地区创新涌现的“涓滴效应”,带动更大区域范围的职业教育发展。

2.发挥“空间比较”优势,设计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差异化发展模式

针对东、西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而中部地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问题,要让三个地区形成空间比较优势,从而整体推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此,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要跳出单一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根据资源基础、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的不同,设计符合区域空间基础的对外开放模式。

一方面,东、西部职业教育要深化“境外国际化”的对外开放策略,加强职业教育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物理流动,在国际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东、西部职业教育要让人员、项目、经验、办学主体、课程标准等不断“走出”国门,在总结区域职业教育特色与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符合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潮流的国际化职教品牌项目。如天津的“鲁班工坊”、江苏的“郑和计划”、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技术教育国际交流项目、中国—东盟教育交流项目等^[52]。依托这些品牌项目的输出实现国际职业教育资源的融通、国际化技能人才的引进、培育与输出、职业教育海外办学、国际教学标准输出等,从而不断扩大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传播力度,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服务水平,彰显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成果。另一方面,中部地区职业教育要加强“在地国际化”的对外开放策略,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中部地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受到了距离和时间的限制。为此,中部地区要探索“引进—整合—本土化—国际化”的对外开放思路。一要主动依托“会、盟、赛、展”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交流平台,寻找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的突破口,开拓国际合作的渠道。二要利用数字化技术与虚拟平台,克服来自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让职业教育师生通过远程技术获得境外信息,接受海外教育。三要构建跨文化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引入国际化课程或在传统课程中融入多元文化视角,从而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3.提高“空间共治”水平,构建职业教育发展的跨省协同共治体系

尽管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但区域间教育质量的差距依然很大。为此要重点关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以“空间共治”来统筹规划区域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塑造“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职业教育空间格局,扭转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趋势。

第一,要消除区域之间的行政性障碍,为职业教育跨省协同共治提供制度保障。国家层面要通过项目补助、创新奖励、税收、金融等激励政策与制度,鼓励不同省份的职业院校联合成立跨省共治机构,贯通管理权限,共享资源平台,避免规模过度和无序扩张引发的教育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并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对落后地区的拉动效应^[53]。第二,加强省际职业教育之间的帮扶合作,实现职业教育跨省协同发展。一方面,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要对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型省份和后发型省份开展帮扶支持,实现区域间优质师资、优质课程教学、优质办学经验的互动,特别要让发达型省份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传播到其他省份。另一方面,要发挥各地区内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数较高省份的引领作用与辐射效应。要重点发挥东部地区的北京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中部地区的河南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与重庆市的龙头作用,利用其带动周边省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第三,不同省份要以自身优势为基础,制定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性路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达型省份、发展型省份和后发型省份要充分了解各自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及产业发展的需求与特点,发掘与发挥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优势,有组织地引导区域内职业院校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从而构建分工协作、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职业教育跨省协同共治体系。

4.强调“空间共生”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研究发现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显著相关。事实上,作为面向产业、面向社会、面向经济的职业教育,其现代化发展不仅深受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同时又能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54]。这就意味着要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嵌入到特定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以空间共生的理念实现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各省份要充分借助新时代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红利,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充分实现区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奠定经济与产业基础。比如西部地区要立足资源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步伐;东部地区要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要素集聚和现代制造领先等优势^[55]。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对接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的供需匹配。职业教育要跳出自身发展的“小逻辑”,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之中,精准对接地方重点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校社合作,努力构建“专业结构对接区域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岗位需求”“课程标准对接职业标准”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模式^[56],以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来提高自身现代化发展水平。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3]蔡文伯,曹元洁,赵志强.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基于2011—2019年教育发展指数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22(3):186-19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21-10-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5]王树国.新领域 新赛道 新征程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教育力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5):3-8,37.

[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N].人民日报,2019-02-24(001).

[7]陈建华.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传统之维[J].教育研究,2024(3):32-39.

[8]杨延.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J].职教论坛,2005(16):14-16.

[9]亓光,张翔.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理与路[J].理论与改革,2024(4):13-24,175.

[10]李阳.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J].教育与职业,2023(5):21-28.

[11]贾旻,南海.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3(2): 106-115.

[12]吴忠, 朱德全.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目标框架与行动路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现代化蓝图与实践方略[J].高校教育管理, 2020(1): 115-124.

[13]钟贞山, 赵晓芳.面向 2035 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内涵实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30): 19-26.

[14]曹渡帆, 朱德全.数字经济如何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J].现代教育技术, 2023(5): 5-14.

[15]徐国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1): 1-11.

[16]刘来兵, 陈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 动因、框架与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 2021(11): 106-112.

[17]陈志伟.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学徒制体系的构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53-63.

[18]曹志峰.服务农村产业革命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75-83.

[19]祁占勇, 鄂晓倩.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之路[J].职业技术教育, 2023(1): 6-13.

[20]朱德全, 熊晴.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理路: 价值与路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103-112.

[21]朱德全, 熊晴.共享式发展: 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四维统筹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147-158.

[22]刘奉越, 郑林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5): 38-46.

[23]谢雨宸, 王鉴.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重庆高教研究, 2024(1): 86-99.

[24]李鹏.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行动与治理策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模式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103-113.

[25]向天成, 王琳燕, 陈庆洁.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向度及其实现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 2024(3): 150-155.

[26]侯祥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J].现代经济探讨, 2024(7): 30-42.

[27]张占斌, 王学凯.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基础、思想演进与实践逻辑[J].行政管理改革, 2021(8): 4-12.

[28]王牧华, 方晨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理论内涵、战略构想和实践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87-200.

[29]董焱, 王秀军, 张珏.教育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 2012(21): 55-58.

[30]张振助.国际教育指标及统计的比较与借鉴[J].复旦教育论坛, 2009(5): 50-55.

[31]张莉.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统计监测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4(10): 79-84.

[32]朱德全, 沈家乐.区域融通: 职业本科教育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性逻辑[J].江苏高教, 2024(3): 1-11.

[33]庄西真.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 内涵、图景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 2023(2): 96-101.

[34]祁占勇, 鄂晓倩.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技能强国之路[J].民族教育研究, 2023(2): 5-14.

[35]杨文杰, 张珏.教育强国视域下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体系构建: 指标要素及着力点[J].大学教育科学, 2024(2): 24-31.

[36]余秀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J].江苏高教, 2023(9): 29-37.

[37]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 方晓东, 高丙成.中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研究[J].教育研究, 2013(12): 32-39.

[38]徐辉.关于“十四五”教育规划的若干建议[J].教育研究, 2020(5): 12-16.

[39]曹妍, 张国洋, 姚歆玥.教育质量与国家(地区)收入差距: 全球教育质量指数构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10): 66-79.

[40]肖凤翔, 王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质的规定性[J].高校教育管理, 2023(1): 83-91.

[41]朱德全, 彭洪莉.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数与水平测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38-152.

[42]陈思, 张晓辉.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研究[J].教育与职业, 2023(20): 34-39.

[43]吕玉曼, 徐国庆.从强化到优化: 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确立的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 2022(2): 111-118.

[44]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Z].豫政〔2021〕2 号, 2021-01-07.

[45]姚琳, 易晓雨, 何伊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协同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251-259.

[46]周洪宇.教育公平: 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47]李勇江, 李志义.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的关系[J].教育科学, 2023(4): 90-96.

[48]杨体荣, 段寻, 吴坚.“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就与高质量发展路径[J].比较教育研究, 2023(10): 39-49.

[49]陈衍, 王佳倩.强国背景下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趋向、逻辑取向与行动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 2024(4): 119-128.

[50]高丙成.我国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教育科学研究, 2019(7): 5-12.

[51]安蓉, 张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演变与省际差异研究——基于 2012-2021 年全国 31 省份的面板数据[J].职业技术教育, 2024(15): 32-38.

[52]米靖, 王珩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趋向[J].现代教育管理, 2023(1): 99-107.

[53]苏维, 杨红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域下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机制及路径选择[J].教育与职业,2024(5):5-11.

[54]朱德全,曹渡帆.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基于对就业市场变革的反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4-105,206-207.

[55]陈建斌,唐龙辉.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路径[J].行政论坛,2024(3):33-41.

[56]朱德全.职业教育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11-19.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dex and Regional Comparison in China

Dequan Zhu^{1,2}, Dufan Cao¹

(1.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key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ject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in 202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was used for measurement analysis and regional comparis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generally presents a regional pattern of “eastern>central>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strong advantages in education investment, education quality and opening up.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reg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n advantage i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developed provinces, developing provinces and late-developing provinces. Among them, developed provinces are scarce, development provinces are few, and late-developing provinces are the majority.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by optimizing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 investment, designing a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mode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uilding a cross-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co-governance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gion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叶庆娜